



## 这顿饭,就算了吧

□万州

我以前住老城时,喜欢同老武来往。那时我昏天黑地写作,发表寥寥,更莫说名利来缠上我,我几乎完全泄气了,是老武的话暖透了我的心肠,他说:“兄弟,写下去吧,我相信你!”

老武的妻子在天津工作,他也调去了那里。这些年,我同老武遥遥相望,他还时常问我写作的情况。我有次告诉老武,写点豆腐块文章,不如在单位当个科长。老武鼓励我:“你就朝科长的目标迈进,你是能够当科长的,我相信你!”后来见当科长无望,我就死心塌地再写一些豆腐块文章。但我把老武当作安卧在心里的朋友。

有了微信以后,老武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我们在故乡城市的10多个老朋友拉到群里,起初,问候“早安,晚安”的声音在群里此起彼伏,后来淡了下去,老武接连发红包拉动人气,他还时常说:“等我回来,一起吃顿饭吧。”

前一阵要过年的时候老武回来了,老武提前预约了几个拖着鼻涕一起长大的老

友一起吃饭。他早来到酒店,把菜单上的好菜都点齐全了。老武这些年混得不错,他是一个在朋友面前很讲究面子的人。令老武郁闷的是,那天请了10多个人,却只来了5个人。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平时朋友们见面,其实不多。常常是在网络上晒美食图片、晒城市里新开张的馆子,吆喝着哪天一家一家去吃个遍。可真到了邀约吃顿饭那天,却总是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还心事重重的样子,很多时间在玩手机。

这些年,我的一些朋友,就这样在网络江湖上深情地来往着,但没有面对面的血肉气息,少了一些面对面相处的“灵魂磁场”。一些朋友就这样渐渐走散了、走失了。或者更令人痛心的是,相互打个电话问候也失去了信心,微信成了永久“黑幕”。天色就这样突然黯淡了下来,他们其中一些人,就这样在口口声声说着“等哪天空了吃一顿饭吧”的邀约中,毫无征兆地永别了尘世。

比如老陶,他跟我有次在街头偶遇,急匆匆的样子,简单招呼后要去办事,他走了几步,又回头对我说:“等哪天,我请你吃东北饺子啊。”3天后,传来了老陶遇到意外事故身亡的噩耗。我独自一人去那家馆子里叫了两碗东北饺子,我吃了一碗,另一碗,是留给老陶的,我边吃边在心里暗暗地想:“老陶,来吧,就今天,我请你吃。”吃完出门,迎面扑过来一股风,好吧,老陶,我就当作是你赶来了,我一个人趴在马路边小叶榕树上,发了很久的呆。

我有时候出差经过一个城市,不忍心打扰在那些城市的朋友们。我这个人敏感,每根头发都如接收信号的天线,也怕受到一点点轻微的伤害。一旦我约他们出来一起吃个饭,要是有人不来,不管告诉我什么理由,我就感觉这个在我内心翻滚的城市里,有了一丝荒凉的气息。有次去广州,走之前给那边朋友打了招呼,等我到了,朋友改口说:“下午要急着办件事,就明天一起吃顿饭吧。”那天晚上,我一个人上了白

云山,默默点燃一支烟,望着这个灯海摇曳的地方。我想,有的朋友,还是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相见不如怀念。我给他发去了信息:“已返回,多保重!”他立即回了信息:“下次见!”

城市的高楼,把天际线不断抬高,那么人心的天际线呢,是不是更遥远了?我终于和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吃了顿饭,他自我批判说:“没办法,在我们彼此的人生中,其实早已划定了圈子。”我长久无言。那天分别时,我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来往的,只是精神利益啊。”他点头,对我定位的“精神利益”表示赞同。

我就常常想,在古代,那些朋友们往来,是不是坐着马车、骑着毛驴,或是宽袍大袖地徒步?车马与人,卷起阵阵清风,那是不是君子往来时,卷起的一股股古风?

如果朋友们相聚一起吃顿饭太难、话题扯得很勉强,吃饭时眼神躲闪、心事重重又心不在焉,那么应该鼓起勇气说:这顿饭,就算了吧。

我对如城有关篮球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时,在今天市中心的如皋文化馆南侧,有个“灯光球场”——这种球场也就是上方比一般的露天球场多出了两列照明灯,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看台,有的只是场地四周的两排水泥凳。但那时在这里,隔三岔五就有篮球比赛——进行得最多的是工厂之间的职工篮球队的比赛,其次是县队与县中队或者是如皋磨头机场部队的友谊赛,偶尔还会有县队与被邀请的邻县市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我哥哥是非常忠实的篮球迷。每次灯光球场有比赛,他一定会拉上我一起去看。那时的我们只有10来岁,个头又矮,即便是站在水泥凳上都未必能够看得清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大人的腋下设法钻过去,挤到前排。通常说来,大人们会善意地摸摸我们的脑袋,冲我们笑一笑,侧过身,让我们过去。

记忆里,肉联厂有一个姓胡的球员的远投非常准,而煤球厂里的一位左撇子的运球功夫十分了得;在如皋磨头场部队的那些小平头们中,有一个个头很矮但却很壮实的球员,搅局的本事堪称一流——在与我们的县队进行的比赛里,不少比赛大局看上去已经确定,可他往往能够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依靠突破上篮或者外围远投等方式力挽狂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如皋矿山机械厂为了增强厂队实力而招进的一个吴姓的上海籍球员。据说此人曾经在专业体操队待过。他的动作非常灵活与协调,非常有美感。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如城的很多球迷曾经为一位堪称那个时代的巨人可能加盟我们县队的消息激动过好一阵。更为奇妙的是,此人还是我们家的邻居曹家的三小子。他身高达到了2米,当时身份似乎是知青。并且,我们还真的在灯光球场看到他亮过一次相。坦率地说,他的球技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这样一个巨人后来据说招工进了江南造船厂,成为上海工人篮球队里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如果这一信息真实的话,那么,或许他当年跟篮球明星姚明的父亲姚志源曾经是队友。

“文革”结束后不久,因为要建工人文化馆,灯光球场被拆除了;而在今天的安定广场东侧,另建起了一座新的灯光球场,带10来米看台。这里的比赛,我看得就比较少了。让我最为遗憾的是,自己距离成为新灯光球场上的“演员”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我作为如皋教育系统城东区教工代表队的一员参加过全县教工篮球赛,在与另几个区队争夺决赛阶段资格的比赛里,因为净胜球少,失去了进军新灯光球场的机会。

今天,新灯光球场也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全民健身中心,内设舞厅、羽毛球馆、健身房、台球馆等,为收费性质。

说来真有些不可思议:几次搬家之后,最终我竟与30余年前,在小城以“神投”著称的那位原小城肉联厂的胡姓老球员成了邻居。只是,这一段历史早已被割断,小城历史上曾经的风云人物,也都隐没在尘世烟火之中。

## 骚扰电话

□王承舜

手机屏幕倏然亮起,瞥见一串陌生的手机号码,手不自觉悬在半空,究竟是快递小哥的来电,还是披着羊皮的推销员?这犹豫的0.5秒,恰是当代人独有的生存困境。

手机拦截功能日益强大,骚扰电话却像打地鼠游戏里的顽固角色,总能换着法子冒头。从早期的直接轰炸到如今的号码伪装,他们深谙人性弱点——我们总怕错过重要信息,这闪烁的陌生来电便成了“薛定谔的猫”,非得接起来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

骚扰电话也在进化。早年的推销员尚带着笨拙的真诚:“请问您需要贷款吗?”话音未落他们的听筒已传来忙音。如今的话术却像精心设计的鱼饵,三秒内必须钓住猎物。

“您是尾号7128的机主吗?”不由心头一紧,脑中飞速检索是否有违章记录,是否信用卡逾期,对方却话锋一转,“您有一台POS机待领取……”

“您的积分马上清零,现在兑换空气炸锅还来得及。”察觉了我迟疑,对方突然转成痛心疾首的语气,“这么多积分您都不心疼?我都替您着急!”

某日正与客户视频会议,连续三个本地座机执着叩门。接起后竟是某地口音的“信用卡提额专员”,发现我态度淡然,突然压低声音:“您最近在XX酒店的消费记录……”话音未落,我已被这虚虚实实的威胁逗笑。

最绝的是那句“您能听到吗?”,堪称电话骚扰的“芝麻开门”,看似礼貌试探,实为确认猎物是否上钩。若你回一句“喂”,会立刻触发对方连珠炮般的攻势。某次我故意沉默,竟与对方展开长达十秒的静默博弈,直到电话那头传来窸窣的翻纸声:“王先生,我知道您在听……”活脱脱战片里的心理攻防战。后来我才知道,这招叫“声纹钓鱼”,沉默反而暴露了存在。

当骚扰电话进化成无孔不入的“数字刺客”,我也练就了见招拆招的十八般武艺。遇上“猜猜我是谁”的,便化身失忆症患者:“二狗子?翠花儿?是村口的刘师傅吗?”面对“中奖通知”,就戏精附体:“哎呀我上个月刚中五百万,这福气太满,得缓缓。”最绝的是那次银行推销,我深情演绎起《大话西游》的台词:“如果非要给这份贷款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电话那头沉默三秒,有时会传来客服小妹没挂住的笑声。

在信息洪流中,我们既是被围猎的羔羊,也是狡黠的猎手。那些此起彼伏的铃声像都市生活的背景音,编织着荒诞与真实交织的现代寓言。有一次在地铁里,听见邻座姑娘对着手机说:“您说的那个理财产品,能先解决我本月的花呗吗?”全车厢会心一笑的瞬间,我突然明白——或许我们都在用黑色幽默,对抗着这个被数据编码的时代。

某个加班的深夜,当我第N次挂断贷款推销电话时,手机突然收到条陌生短信:“王先生,我是白天给您致电的小米,能聊聊天吗?”正准备拉黑号码,第二条信息紧随而至:“知道您不信,但能听我说完吗?”后面附着一张工牌照片,在像素模糊的影像里,女孩的黑眼圈比证件照编号更清晰。

后来才知道这是某网贷公司的催收新招,但当这个被KPI压垮的年轻人颤抖着说出“本月再完不成业绩就要被AI取代”时,我竟在深秋的寒风里听出某种荒诞的共生关系。我们都在与算法博弈,她是困在数据牢笼里的西西弗斯,我则是躲避信息流轰炸的现代穴居人。

其实细想来,这些来电刺客何尝不是面镜子?欲擒故纵的话术总在追逐我们最焦虑的痛点:财富、健康、安全……当我们能笑着拆解这些套路时,或许正说明找到了与焦虑共处的方式。

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早已练就了选择性耳聋的本事。就像小区门口见缝插针的传单,电梯里循环播放的广告,这些骚扰电话不过是数字时代的蝉鸣。它们越是聒噪,我们越是懂得珍视那些带着温度的对话——母亲的生活絮叨、老友的突然问候,还有快递小哥确认地址时的耐心。



## “寿头”褒贬录

□安铁生

春意

“四时春作首,五福寿为先。”中国人古来重视生命长寿,早在《尚书·洪范》里就有记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意思即人生有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好德,五是高寿善终。长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事,即寿为头、寿头,其他一切金钱、房屋都是假的,或说都是附属于生命而存在的。《尔雅·释天》里说:“寿星,角、亢也。”《史记·封禅书》索引中进一步指出:“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祀之以祈福寿也。”古来人们认为寿星是南极老人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道教本土神;后来,民间又将彭祖、老子、东方朔等人奉为寿星。《庄子·盗跖》中,将人的寿命分为上寿、中寿和下寿:“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为了表达对长寿的期盼和祝福,人们举行庆祝仪式。早期的祝寿仪式主要是给帝王祝寿。自唐玄宗开始,历代皇帝都要庆祝“圣寿节”“万寿节”;宋明以后,民间也开始给年长老人祝寿。古来人们常用酒来祝福长寿,《诗经·豳风·七月》中有“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载“沛公奉卮酒为寿”。北宋诗人梅尧臣在《禽言四首其二》中说:“提壶芦,沽美酒。风为宾,树为友。山花缭乱目前开,劝尔今朝千万寿。”历代还用寿桃、寿面、寿碗、寿樽等来表达祈福,且有题写贺诗、贺词、贺联等多种祝寿方式。

民间普遍认为,“寿头”就是“寿星头”的简称,中国人的福禄寿三星中,最受欢迎的神祇可能就是寿星了。寿星的形象也最特殊,因为他的脑袋太高太突出,如大桃子安在头上。据说这是根据道教尊祖老子

而设计画出的。《史记正义》载:“老子……长耳大目,广額疏齒,方口厚唇……”古人理解广額的具形就是寿头。山西元代永乐官壁画上或许有现存寿星最古老的形象,在上位神仙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到寿星,原因当然是他那让人难忘的大脑门。古来还以为大脑门的人特别聪明,这些在那时当然是褒义的。

关于寿星的头为什么那么大,据查考有四种说法:一、寿星的母亲怀孕九年尚不能分娩,要待家门口的石狮子双眼流血时才会出世,后石狮子双眼中被人为抹了血水,月份未足的寿星从母亲腋下钻出,提前出生,脑门就长而隆起了。二、寿星的大脑门与古代道教养生术所营造的长寿意象密切相关,如王母娘娘蟠桃会上的长寿仙果,仙鹤的头部会高高隆起等。三、南极仙翁作为元始天尊的大弟子,在成仙之后急切想见到祖师爷鸿钧老祖,元始天尊却劝解“鸿钧老祖法力无边,一般小神看见他就会化作血水”。南极仙翁不信邪,见了祖师爷鸿钧老祖,其头就开始融化。鸿钧老祖见此情景,心想:“这么好的徒弟怎能见我一面便化作血水,就随手将身边的一个包袱往其头上一按,才止了血救了他一命,从此南极仙翁的头上就多了这么一个大包。四、古代相面术语认为“天庭饱满”额头大,加上“三五达理纹”(人在动脑筋时额上出现的皱纹,南通人又称抬头纹),是高寿和智慧的人物特征。当然这些都是民间说法,根据科学,“寿头”现象要具体分析其原因。

让人费解的是,既然寿星、寿头是华夏民族传统公认的长寿吉祥象征,为什么在南通方言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俗语里,又将“寿头”喻指不知人情世故、易受愚弄欺騙

的人。这里的“寿”指“傻”“一根筋”“迂腐”“蠢笨”“拎不清”等贬义,成为迟钝、不精明、不知道为自己打算等的代名词,且还有“寿头寿脑”“寿头码子”“拆空老寿星”等衍生词。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发现有些此类人明显的特征是额骨特别大而耸,且额头上布满皱纹,与古代画像塑像中的“寿星头”有几分相像,于是戏称为“寿头”。另外,猪头用于祭祀最早源于商代。古人认为“六畜猪为首”,用猪头来祭祀,是一种敬重;且猪面部皱纹呈“寿”字,是吉祥的象征。清代吴谷人《新年杂咏》云:“杭(州)俗,岁终礼神尚猪首,至年外犹足充馔。定买猪头在冬至前,选皱纹如‘寿’字者,谓之‘寿头猪头’。”于是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吴方言及扬州话、南通话中“寿头”之俗语,应源自此。

南通方言专家陶国良先生在《南通方言词典》里解释“寿头”是指“不通人情世故,做事不知道分寸”的人。苏州民俗文化研究者认为“寿头”是有程度等级的。偶尔“寿”一下,称为“有点寿”;进而“寿头式”或“寿头怪气”,然后“寿”气奔涌,进入“寿淌淌”的高级阶段;最后直入骨髓,“寿”气泛潮,衣服吸纳不住,沿着边、摆滴下“寿”水来,称作“寿得淌淌(同‘滴’)”。启东的老钟先生则说:“沙地话中的‘寿’还是一句骂人的话,‘寿头’即‘寿数到头了’,言寿尽要死了。‘寿头’即‘死人’,咒人要死了。”(2018年5月16日《启东日报》)

生动有历史渊源的“寿头”一词有褒义有贬义,反正是乐呵呵的寿星老儿宽宏大量好说话、笑脸相迎、和蔼可亲,既然意趣深远的“寿头”一词,长期活跃在大众的俗语口语里,就让它保留传承下去吧!

## 猪贩子

□泰合

过去猪贩子这个职业有点像现在的农民经纪人。

栟茶河一带农民养的猪有如皋的东串猪,也有海安西部地区的姜曲海猪,还有少量的江南大花脸猪。栟茶河畔养猪的农民多,贩猪的人也多。栟茶河最有名的猪贩叫徐大祥,在南通唐家闸、如皋新港开有猪舍,还拥有多条运输船只。

猪贩子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交易,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胆识和市场判断能力。猪

贩子不要太多的流动资金,主要通过与农户建立信任关系来进行交易。栟茶河的猪贩到农家收猪只要给点定金即可,待他们从上海卖猪回来后再结清猪款。

有的猪贩起初是从至亲好友家中收购肥猪。如果想求大的发展,就找几个帮手帮助跑腿,这些帮手大多是能言善道、腿脚勤快,在村庄里有一定威信的人。他们对各个养殖户的情况了如指掌。猪贩就靠他们获得产地养殖情报。何况他们还有一

定威信,交易谈到关键时,就靠他们“拿弯转舵”定价格。猪贩对他们依赖很深,但做这个也没有多少回报,除了成交后被请去在卖猪户置备的酒席上吃一顿外,就是逢年过节时,猪贩会从外地购回华洋杂货赠送以表谢意。若是猪贩被人骗了,血本亏光,这些帮手在村上也大丢面子。

总之,在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猪贩子是连接养殖户、屠宰场和消费者的桥梁。



江海采风

## 灯光球场

□严阳

我对如城有关篮球的记忆,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那时,在今天市中心的如皋文化馆南侧,有个“灯光球场”——这种球场也就是上方比一般的露天球场多出了两列照明灯,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看台,有的只是场地四周的两排水泥凳。但那时在这里,隔三岔五就有篮球比赛——进行得最多的是工厂之间的职工篮球队的比赛,其次是县队与县中队或者是如皋磨头机场部队的友谊赛,偶尔还会有县队与被邀请的邻县市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我哥哥是非常忠实的篮球迷。每次灯光球场有比赛,他一定会拉上我一起去看。那时的我们只有10来岁,个头又矮,即便是站在水泥凳上都未必能够看得清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大人的腋下设法钻过去,挤到前排。通常说来,大人们会善意地摸摸我们的脑袋,冲我们笑一笑,侧过身,让我们过去。

记忆里,肉联厂有一个姓胡的球员的远投非常准,而煤球厂里的一位左撇子的运球功夫十分了得;在如皋磨头场部队的那些小平头们中,有一个个头很矮但却很壮实的球员,搅局的本事堪称一流——在与我们的县队进行的比赛里,不少比赛大局看上去已经确定,可他往往能够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依靠突破上篮或者外围远投等方式力挽狂澜。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如皋矿山机械厂为了增强厂队实力而招进的一个吴姓的上海籍球员。据说此人曾经在专业体操队待过。他的动作非常灵活与协调,非常有美感。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如城的很多球迷曾经为一位堪称

那个时代的巨人可能加盟我们县队的消息激动过好一阵。更为奇妙的是,此人还是我们家的邻居曹家的三小子。他身高达到了2米,当时身份似乎是知青。并且,我们还真的在灯光球场看到他亮过一次相。坦率地说,他的球技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这样一个巨人后来据说招工进了江南造船厂,成为上海工人篮球队里的一员。据此我们可以推知,如果这一信息真实的话,那么,或许他当年跟篮球明星姚明的父亲姚志源曾经是队友。